

红颜能耐霜几重

我喜欢无风的春天,谁知今年的春风却是格外的多。时序已过清明了,还是接二连三的寒风凄雨。记得去年的初春,同样的时序,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。那是一个无风而又明媚的春天,公路两旁的花木,无论迎春花还是玉兰花都绽放得淋漓尽致。

刚从张家界写生归来,见春色正浓,便随手拍摄了一组春花照片,并名之为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,即即兴传在家乡的一个贴吧里。这件事,现在想来如昨日一般。于是我又把那些没有发出去的照片重新整理了一番,又美其名曰:“昨日花开”。

好花往往是开在失去的岁月里,盛春也往往是去年的那一个。今年的春天也真的不一样了。我本来还打算拍一组春花的照片,因为刚刚购买了一台专业相机,成像效果肯定要比去年家用相机好得多,于是刚刚踏进旧历的2月,我的眼睛就盯着那些未开的花树不放了。直到有的玉兰和迎春初露花苞,我便迫不及待地按动了快门。总归是花苞太小,照片拍的不是太理想,我打算过几天再拍。谁知,就在花苞开到一半的时候,却飘来了一场雨夹雪,我心疼地望着那一束束在风雪中颤抖的玉兰花发荣,担心那些娇嫩的花苞会被无情的雨雪吞掉。

雨雪,终于停了,花,却已褪去了颜色。虽说春雨贵似油,益多弊少,但我还是责怪起这罪恶的雪雨,因为它毕竟断送了眼前的春色。好在第二天的阳光还算明媚,便期待着未被打落的花苞还会再开。

事情往往出人预料。雨,虽然停了,天,虽然很晴,却刮起了异常寒冷的风。凄厉的风掺杂着黄沙从西北方向席卷而来,不顾你的感受,连续刮了八九天。玉兰的枝干非常坚硬而挺直,花开得也很大,但完全没有了型,花瓣全是凌乱的,沾满泥土的花片毫无例外地翻向地面。

寒风还在继续,一直持续到那些无力的花片零落殆尽。面对满地的落红,我忽然想起一首古诗:“春日春风有时好,春日春风有时恶。不得春风花不开,花开又被风吹落。”大概今年的春风就属于恶风吧。

好不容易熬过清明,天气开始转暖,我终于走上街头,感受暖风拂面的惬意。走到第一中学附近时,看到一个老头从身边走过,觉得有点面熟,就仔细打量了两眼,经过反复的回忆,突然想起他正是五年前和我一起用餐的刘老板。那时他自称可以扮演长征时期的毛泽东。我留意了一下他说话时的神情,也留意了一下他的形象,还真有那么点味道。会说话短短几年时间就老成这个样子了。看他满脸的皱纹,黯淡的眼神,已经看

第八章 千尺棉线牵真情
万滴泪水洗心田

尔鱼跑买卖贩来了洋线锭子和洋线车子,一个洋线锭子超过一千个笨线锭子,洋线车子织出的布比粗糙的原土布多赚几倍的钱。母亲也采用了宽幅的布机,带领五姨太 and 婉婉抛索织布。他看着生活的变化,看着人们在观念意识和生产技术上的进步,看着他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,转天心情愉快,无论读书还是劳作,都有使不完的劲头。

莺歌燕舞黄天,气候微热,他一家人在东西大街上放线牵机。这个活的工序也够复杂的。先煎面糰子,用黏黏的面糰子浸线,这一步就叫糰线。再将糰好了的线一端用横木码平,将线放开十来步,码出平面,女人们就一手扶线,一手抓着刷子刷起来。刷好一段卷起一段,一段段的棉线在牵机上卷起来。牵机像个闸门,两边有轴,线滚子如石滚子般胖胖地镶在两轴上,上面有许多把手,一按把手线滚子就转动。尔鱼跟在母亲身后,观察着要学刷机。母亲赶他道:“跟着媳妇学去,我不教你。”他跟在媳妇身后了,媳妇就讽刺他:“跟在女人身后的男人,还有点出息吗?”

中午时分,线段全部放开,有十来丈长,白的花的,煞是好。晒干的线要穿籽,母亲教给婉婉干这个细致活。几千条线穿进几千片锭子的籽,不细心没耐心的人干不成。婉婉俯身干着,他看着别有一番感慨,为了支持媳妇就拿本戏文来读。他觉得一切都像那一缕缕的线,细致、长久而深沉,他对妻子及妻子对他的那份情思何尝不是绵绵长线滑溜细流?百尺线,千尺线,殷殷亲情一线线牵。

婉婉将梭子抛起来像来回飞蹿的老鼠。他读书之余活动一下手脚,就跑到东边看着爱妻织布边蹦跳一阵。他随着爱妻抛梭子的速度和节奏,蹦跳加挥动胳膊。爱妻就对他:“快去读书吧,织布机只会织布,不会织锦绣文章。”他说:“纤纤素手,抛梭走线,丝丝线变成绵绵的布,绵绵的布给人们做暖暖的衣裳,这就是锦绣文章。”

尔崇在书房读了一个时辰,再也憋不住了,跑出来拉上他找尔鱼去学习骑驴。他说骑驴没什么可学的,尔崇就拿自己被毛驴掀翻在地上的险事说服他,他又联想到他和媳妇赶牛车险些轧伤他的事故,也觉着学习骑驴的确有必要。

从他家到尔鱼家有几十步远,说着话就进门了。尔鱼家是小角门水院落,七八间土房也很破旧,院子里白花花的空无一物。尔鱼牵上毛驴,他们匆匆走出村庄,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骑着毛驴旋转。尔崇又练习倒骑毛驴,又一次从驴背上摔了下来,逗得他们哈哈大笑。

尔鱼一边做着示范动作,一边讲他独自闯河内闯河南遇到的新鲜事,逗得兄弟俩一阵阵哈哈大笑。尔鱼说看见一个丑女人长着一张驴脸,我就在一旁喊:“大美女!”丑女人侧脸问:“谁是大美女?”我指着驴头说:“这是大美女。”丑女人还高兴得屁颠屁颠的。

尔鱼也会异想天开,叫他兄弟俩给他的毛驴写赞美诗。他急着要回家,不愿在玩耍中消磨时光,想了又想没有好句子。尔崇却说看书本是学习,看毛驴也是学习,要能看出毛驴的心理和心思来,那就是观察研究的大师了。他说历来只有为牲口

《边外红尘之红尘细雨》

◎李长三

不到任何青春的迹象。难道人老的如此突然吗,还是遭遇了什么风霜?我正在感慨时光的无情时,又看到一位曾经的美女也变成了大妈,才深深感受到红颜的转瞬即逝。很多人都是在不经意间变得庸庸碌碌,又在不经意间失去了花期。

人如花,都有色衰凋零时;人不如花,今年花谢明年开,青春失去却不能再回来。

2009年4月

流年,唯美中的感伤

当新年的鞭炮从火爆转入沉寂,当祝福的短信从高潮转向平静,预示着这个春节已基本结束。原本不希望喧嚣中度过的,原本不需要那些虚伪的没完没了的应酬,可是如果没有这些,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记录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呢?曾几何时,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进入一种无形的轨道,于是沿着这个轨道一次又一次地轮回着,每一次轮回则增加一道年轮,直到年轮布满整个人生,最后随着老去的躯体化作乌有。

流年,就是一种残酷的流逝,所以连孔圣人看到河水东流去都会感叹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圣人也是人,他的人生也不过遭遇了七十几个轮回。当我们聆听着先人的教诲,踏着先人的足迹,为今日的优越生活庆幸时,却不知今人已经丢弃了很多本真的东西。对人类或对地球上的其他生灵而言,最悲哀的莫过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坏,我们人类正在做着这些悲事情,致使水不再清,天不再蓝,空气浑浊,食物含毒,而这一切都是人的私欲造成的。即使世界容得下如此多的人,如此多的车,如此密集的高楼大厦,却容不下如此多的疯狂和占有有……我们缺什么?我们缺少是一份责任和公德,缺少是一份真诚和宁静,缺少是一份信任和满足,缺少的是古人的那种自然和本真……

每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都崇尚自然和本真,但每一次的追求都伴随着失落和伤感,因为世界从始至终就未曾有过完美,也许正因为不存在完美,所以才使得那些天真如孩童般的人梦寐以求的去追逐。直到了解了古人的无奈和辛酸,直到奔波的身心疲惫,直到被残酷的现实阻碍在无形的尘网而无法进取,方才明白真的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掌控你的命运,无论思路多

正确,或积累多深厚,都难以挣脱。

人的一生太短暂了,如果走得弯路太多或起点太低,到达终点的时间必定很长,注定了走不到终点就会老死途中。但路途的漫长也并非毫无益处,至少看清了古人的足迹,至少看清了世界的另一面。其实无论你是谁什么样的人,无论你有多强大,最终也未能战胜流年,最终也会在流年中老去,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所以在仰头望月时,总会想到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古人,今人,无穷无尽,而地球和月亮却仍是以前那个。这便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流年,流走了便再也回不来。

流年可以让新的变成旧的,也可以让旧的转化成新的;可以把弱的变成强的,也可以把强的削为弱的。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更替着,美与丑就是这样一轮一轮上演着……

我常常庆幸,地球上的生灵更替了千代万代,却一直喝着千万年前古人喝的水。水依然是清澈的,就因为依然清澈,所以我们当今的人还是健康的、漂亮的,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好环境。但是按现在人类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,我们的后人也就难说什么样了,假如出现畸形或无法传承换代,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怎样的罪责啊!

如此环境让很多人思慕着回归,一方面回归自然,另一方面回归传统,于是远喧嚣,亲自然,布艺素食,清茶淡饭,或调素琴焚香,或研微墨舞长毫,但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勉强,因为这些原属于古代自然条件下东西,早已被物欲横流灯光闪烁的躁气所淹没。更重要的是,汽车的轰鸣和尾气严重污

以为只要有才华有文气就能得到考官的赏识,一次不行两次,两次不行就三次。

父亲正思虑着儿子们的前程和考场上的是是非非,朝廷派人送信函来了,信函上封他为乡军司马,要求他每日内进京务事。父亲知道,朝廷又要让他上战场打仗了,看看老迈的父母亲,看看学业未成的儿子们及更年幼的儿女们,看看老的少的几个妻妾,偷偷流下两行泪水,就毅然决然地走了。大哥跟去了,家里的亲人不放心父亲的苦旅,父亲也为大哥的出路着想,决定让大哥跟随父亲出去闯荡,谈个差事。

他和尔崇随着一辆车送父兄到达十里外的驿站,父兄俩将从驿站骑上快马,日夜驰驱赶往京城,不能耽误过官邸规定的日期。

车上兄弟四个围着父亲。盲眼的小四也来了,过了十岁,眼疾难以医治。父亲摸摸小四的头,拍拍自己的心窝,对他和三弟说:“老人已风烛残年,时时离不开年轻人的照顾,你们要保证每天早晚到炕前问候;你们的娘亲们都很辛苦,纺棉的纺棉,织布的织布,烧饭的烧饭,裁衣的裁衣,还得下地种庄稼,你们尊敬自己的母亲,也要尊重姨娘们,要知道谁活得都不容易;你们的弟弟妹妹还小,你们须时时刻刻爱护他们,事事处处帮助他们,别让他们感到孤独。”

马前的一刻里,父亲又一次嘱咐兄弟俩,要求兄弟俩治学修身,先做君子,后做才子。他泪眼看着父兄俩远去的背影,顿时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沉重了。

回来的路上,兄弟俩轮番背着盲弟。兄弟三个万万没想到,与父兄的这次分别竟然是永别。

父亲为何而死,死得那样悲惨,他不会不明白。但他陷入极大的悲伤哀痛中久久不得解脱,他的心思只在拼杀、死亡、剑影、血光形成的残酷阴暗的氛围中盘旋,他呻吟叫喊着:京城不该陷落,山海关不该失守,大汉民族不该败落,不该杀害为了保卫大好河山而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,干不该万不该,突然迅速改朝换代了,这样的现实太荒唐,太残酷,他怎么能够轻易接受呢?然而,他无奈,他只有痛苦流泪的权力。他流了多少泪水啊,他喝下的水似乎全部变为泪水了。

他闭上眼睛就看见父亲远去的背影,一个骑着快马在大道上奔驰的壮年人,一睁眼,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物象也没有了。他想,儿子怎么做才能让父亲的在天之灵感到慰藉呢?他想了激动了,心里一遍遍唤着自己的名字:张尔岐,张覆若啊,你还是那个少年才子吗?你还是父亲最看重最信任最期望的儿子吗?难道你被厄运击倒就爬不起来了?难道你真正的颓唐消沉一蹶不振了吗?他的内心情潮扬起波浪,像黄河浪涛一般激荡起来,不管来了,踩着雪走到他跟前。盲弟说嫂子生了,生了一个男孩,哥哥有后代了。他爬向门口,泪眼看着盲弟。盲弟又说:“哥哥,你站起来吧。大哥死了,三哥走了,这个家全靠你啦。”他抓住四弟的小手,使出全身的力气,在阳光



◎张志云

尔鱼跑买卖贩来了洋线锭子和洋线车子,一个洋线锭子超过一千个笨线锭子,洋线车子织出的布比粗糙的原土布多赚几倍的钱。母亲也采用了宽幅的布机,带领五姨太 and 婉婉抛索织布。他看着生活的变化,看着人们在观念意识和生产技术上的进步,看着他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,转天心情愉快,无论读书还是劳作,都有使不完的劲头。

治病的兽医郎中,哪有什么观察研究的大师啊?尔鱼帮着尔崇说话,说现在还没有,可将来会有这方面的大师,还有狗猫宠物研究大师,还有家鸽野鸟研究大师,还有苍蝇蚊子毛毛虫研究大师,都会产生,要不读书人多了都干什么去?尔崇为尔鱼的胡言乱语,然后连问几句歪诗来:

这头毛驴会唱歌,一个调子啊啊啊。
动物国里比比赛,金奖银奖带回家。

尔崇平时爱玩,但到了备考的时日,学习非常投入,论写应考文章,弟弟不在哥之下。兄弟俩已经三次参加过高考,每每败北而归,心里都在痛恨考试的死办法和八股文的艰涩。为了学写八股文,耗费了大量时光,许多好书读不成,这也是他们厌烦的事。尔崇请来的先生早就要求他们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写,他们老是不听,依然按自己的想法,认识和阅读撰写实际内容,表达真实的情感,失败缘由他们已经明白,但难以改,也不想改。他们忘

“去问问你爹,当时,你有几天没吃饭了?”

芳草一下愣住了。这事是真的,而且,这一切,干娘都是为了我呀!

正迈进门来的老棒,此时也呆住了。他不敢去正视秋兰那双幽怨地望着他的眼睛。回转身,他又朝门外走去。泪水,在心中肆意流淌。不可抑制的心痛,猛烈地袭来,他赶快抬手捂紧了胸口。

芳草把包里的山核桃仁分成两份,一份留给爹,一份给干娘。送干娘出来,芳草见爹正坐在红柳树跟前抽着烟,爹面对红柳树,像是在同它们交流着什么。芳草的心中,立时有一股热浪滚过。这些红柳,简直就是爹的命啊!芳草不会忘记上次到堤上来时的情景。当时爹到河边挑水去了,待他回来时,一头贪吃的牛把嘴伸向了肥嫩的红柳。爹扔掉肩上的扁担,几步抢上前,一膀子,就把那大头大瓣牛抗到了堤的中央。

爹的内心世界,封锁得太严了。芳草心中暗叹。“今年的洪水,来的比以往可是早啊!”见秋兰要走,老棒竟破天荒主动打了声招呼。“是啊,也不知道今年能咋样。”秋兰拭着眼睛,把脸转向老棒。“好多滩里的村子,都搬出来了,咱苇子圈,咋不见有动静呢?”芳草插言道。



李长三国画作品

染了生存的空间,城市里找不到一处可以顺利行车的公路,找不到一处可以顺利停车的小区 and 商场,如果连步行也被车辆挤得步履踉跄,甚至连喘息都需要戴口罩时,还有什么清静可言。

2013年春节

(待续)

里站了起来。他用衣袖抹抹泪水,拎着四弟往家走。

进了大门就听见了婴儿的哭声,他扑向屋里,扑向亲人面前。他从母亲的怀抱里搂过婴儿,看着儿子,看着妻子,悲喜交加。

第九章 焚书卷绝意生涯
建书塾别开生面

过了一个寒酸困顿的冬季,眼看春节来临。家境穷困,除了一个冷清的大院子,除了简单的锅灶和炕外了无家当。粮食吃完了,衣裳布缕能卖的都卖了,再也找不到可售出换粮米的东西。张家一度靠借贷生存,庄乡邻居,近门亲戚,都借遍了,妻子坐月子的饭食主要是靠了丈人家。时下看看母亲很疲惫的样子,这一年祸端迭起,母亲已经操碎了心。看看妻子,这个与婆母同甘共苦患难的少妇,也已经面带憔悴两眼无采,只把希望寄于丈夫身上。前头丈夫悲痛欲绝,失去理智了,她劝也劝不转,唤也唤不回,她怀着菩萨心肠在家默默等待。怎么办?他在心里问了自己千百遍之后,还是决定再向丈人家借粮去。

他还没剃发梳辫子,一直不敢白天出门。饥饿逼着他,戴上羊尾巴帽子,破围巾围上脖子,借了尔鱼的毛驴骑上,不伦不类地去了丈人家。

丈人一看他这个龌龊样子就火了,指着他的鼻子训“自己没照照镜子吗?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的,这就是当年的少年才子吗?人家就不死个爹吗?谁像你这等熊态?读书明理,你怎么明的这个理?人家改明换代,你小百姓跟谁就是了。怎么还顽固不化的?你的臭头发值钱是脑袋值钱?你家仇国恨要紧,还是吃饭活命要紧?我把闺女嫁给你,倒八辈子霉啦,张家门混得都要讨饭啦!”他垂手呆立着,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丈母娘女婿,把他唤到厨房,煮了鸡蛋挂面叫他喝。二妹很懂事,偷偷把自己攒下的压岁钱给了他。

快到中午了,丈人在堂屋里叫喊:“送客!”

他走到院子当中,没见给他的什么东西。朱家的伙计告诉他,粮食鱼肉都准备好了,搁在那边院子里的猪圈里,自己过去拿就是了。

他仰天叹息,没拐弯,径直走出朱家的朱红大门。尔鱼接他来到半,一看覆若空手而归,便明白了大概了。尔鱼说回家想想办法,怎么着也得叫哥哥过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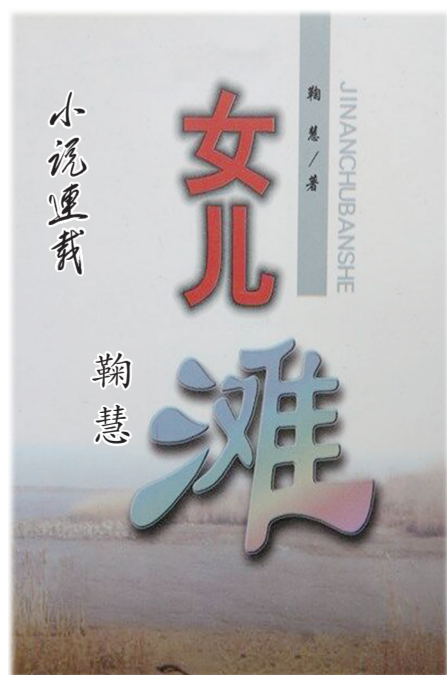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伙计们来了,手上都提着东西。有送一升米的,有送一升面的,还有送豆腐白菜的。覆若烧白开水招待伙计们,眼里流着泪水说:“太感谢大家啦,太感谢啦。覆若今生如有翻身之日,定不忘兄弟们的恩情。”尔鱼偷偷塞给他一把钱,说是自己的私房钱,不必声张。

辞灶已过,家家户户蒸白馍蒸年糕,他家什么也做不成,枕头下压着别人给的一些铜钱,舍不得去买肉买菜,春天的口粮要紧张啊。

一天早晨,覆若在大门洞里发现了一个袋子。背到屋里看看,有一个猪头,有十来条干鱼,有一大葫芦酒,袋子底下还有一吊铜钱。这不用问,一定是尔崇送到家里来的。一家人挂念尔崇,也埋怨尔崇不回家,但尔崇送家来的东西正好用来供祭刚刚死去的亲人们。他在父亲的亡灵牌位前又一次哭昏了。

(待续)

作者系区实验中学退休教师



“听啥?他老是你说你娘还能回来。他每年种一棵红柳,为啥?他不下堤,守着这红柳,他是在等你娘。他后悔了,肯定是后悔了,只是他这个脾气的,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。别人不明白,我也不明白。”

一向坚强、泼辣的干娘,这回却又忍不住流下眼泪来。芳草心里也禁不住酸酸的,眼睛湿润了。干娘这大半生所受的苦和难,是滩里别的女人所难以想象的。不用说被水冲过来时的死里逃生,单就是她当时的赤身裸体,她俏丽的长相,就令多少女人对她嫉妒得要死,多少男人对她想入非非啊!这样的日子,绝对不会是平静的。开始,男人或多或少还给了她些庇护,后来,男人死后,她的日子则更加难过。

芳草小时候曾听人讲过干娘的一些事,那时,她很是为干娘的某些作为感到不可思议,就是芳草的爹老棒,人们对传说秋兰有一次偷偷妻子被捉的事也感到不可理解,这件事,一直是老棒所不齿的。

干娘光了身子让人瞧,这能是真的?芳草突然想到要证实一下这事,说不定,是别人谣传呢。凭干娘的脾气,就是饿死,她也不可能去那样做的。

“是真的。”秋兰望着芳草的脸,有些伤感地说,

来回指挥着的老六,发现了芳草。老六心中不免一阵挣扎,芳草肚子里怀的,可是他的孙子啊,万一……他想对芳草说点什么,可话到嘴边,又被他用力艰难地咽了回去。他朝别处走去,脚步竟有些不稳。

老郑家几代人都是以治水闻名的,芳草虽然是媳妇,可也不能落后。

从老六往上数几辈的男人们,都是这滩里治水的英雄,滩里的人们谈起他们家的人来,无不伸大拇指。在老六爷爷那辈上,据说那年洪水来势特猛,房舍都有保不住的危险。护村堰,足有一间屋那么宽。动用的土方,可想而知。郑家的老老少少,一个不拉地全都上上阵。一个猛浪打来,溅起的水花,树梢般高。护村堰被刷地切开了一个口子,肆虐的洪水,眼见着就要冲过护村堰,奔向房舍。还不等人们反应过来,老六的姑奶奶,据说长得十里八村都难寻的那么一个十八岁的俊姑娘,猛地一跳,用她娇嫩的躯体,堵在了那缺口上。男人们惊慌失措那缺口处填土。待填得差不多了,人们想把她拉回来。可就在这时,又一个大浪打来,人们眼见着她被浪头托向高空,只一眨眼,那艳丽的红衣红裤便不见了踪影。房舍保住了,人们齐刷刷地跪在她站过的地方,哭泣声盖过了浪涛的轰鸣。(六十四)